

王明蓀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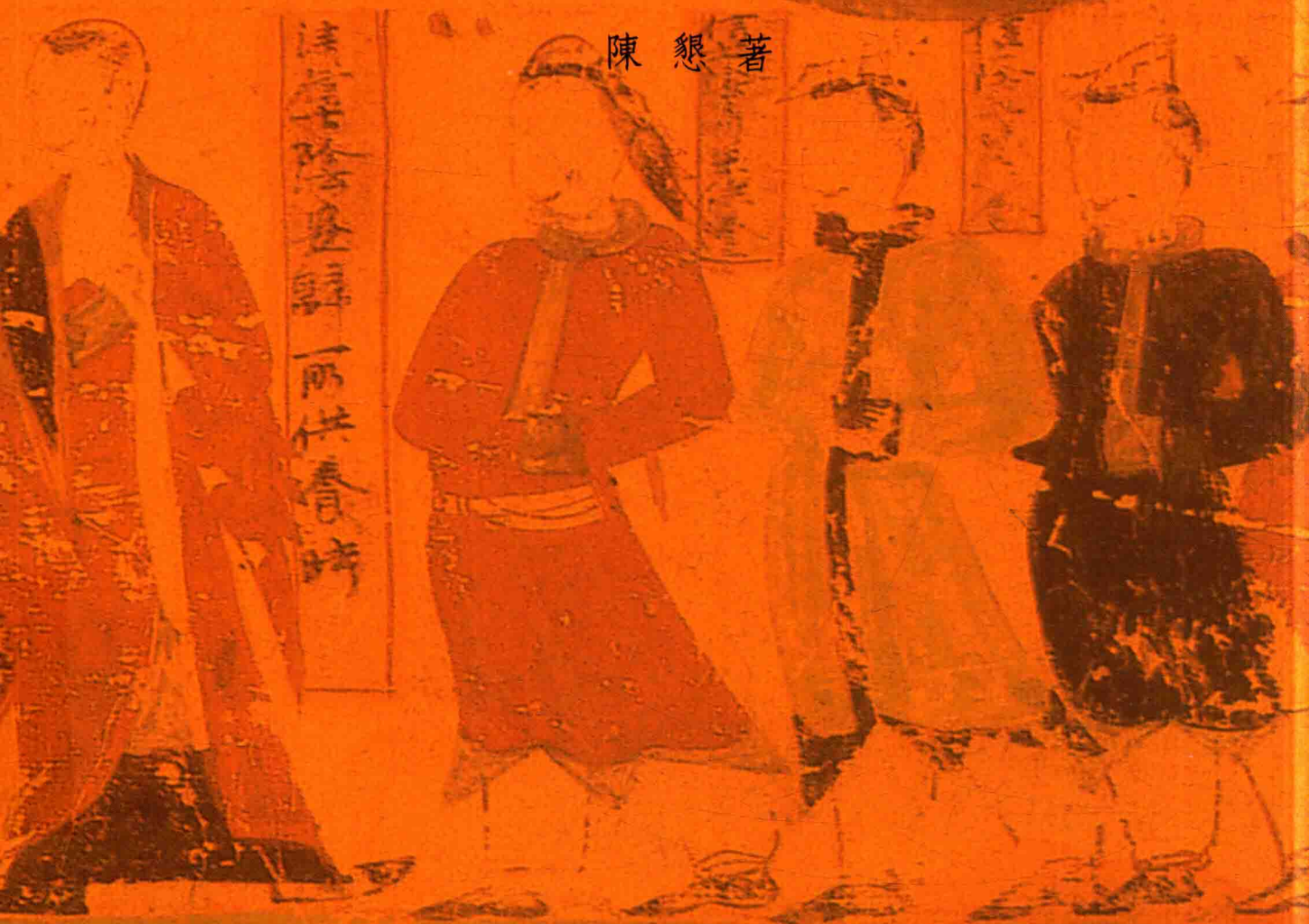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七編 第二五冊

## 突厥鐵勒史探微

陳懇著



#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十七編

王明蓀主編

第25冊

突厥鐵勒史探微

陳懇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突厥鐵勒史探微／陳懇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7〔民 106〕

目 2+226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 25 冊)

ISBN 978-986-404-965-3 (精裝)

1. 突厥 2. 民族史

618

106001491

ISBN-978-986-404-965-3



9 789864 049653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二五冊

ISBN：978-986-404-965-3

突厥鐵勒史探微

作 者 陳 懇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3 月

全書字數 220077 字

定 價 十七編 34 冊 (精裝) 台幣 6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突厥鐵勒史探微

陳懇 著

## 作者簡介

陳懇，1973 年出生於重慶，理學碩士，畢業於北京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系，現為北京大學中國文字字體設計與研究中心工程師。主要從事突厥史、中古北方民族史及內亞古代史研究，在《文匯報·學人》、《中西文化交流學報》、《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 提 要

該書稿是目前突厥史學界關於突厥、鐵勒與迴紇等部族構成和演變軌跡考證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以漢文史料為根基，有效運用古突厥文與古藏文史料，充分吸收國內外學界最新的相關研究成果，在嚴格遵循歷史比較語言學相關規則的基礎之上，對不同語言史料中出現的有關聯的專名進行盡可能細緻和精確的審音勘同，提出了關於「三窟」、「九姓」、「十姓」、「十二姓」及「三十姓」等漢文史料中用以指稱突厥、鐵勒與迴紇等部族的一系列專名涵義的最新見解。其中，關於薛延陀同迴紇阿史德部及突厥第二汗國關係的研究、關於迴紇藥羅葛部兩次建立漠北汗國的研究、關於中古時期東西方史料共同出現的可薩與卑失部落的研究、關於後突厥復國元勳噶欲谷家世的研究、關於兩姓阿跌進入後突厥核心集團的研究、關於突厥執失部落在早期東突厥對隋唐關係中獨特地位的研究以及關於亡國後突厥十二姓餘眾流亡避難在北庭附近區域的研究等，都立足於細緻入微的考證，並得出了與以往研究不同的結論。該書稿對於進一步推動突厥史學界的相關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與學術貢獻，同時對於唐代前期的政治史、民族史和軍事史研究，對於唐代的蕃將研究、藩鎮研究和安史之亂的研究，以及對於中古時期的北方民族史及內陸歐亞史等研究的推進也具有重要的啓迪與參考價值。



# 目次

|      |                                      |     |
|------|--------------------------------------|-----|
| 第一篇  | 薛延陀亡時迴紇首領易統探微·····                   | 1   |
| 第二篇  | 阿史德、舍利、薛延陀與欽察關係小考···                 | 13  |
| 第三篇  | 可薩卑失考·····                           | 25  |
| 第四篇  | 默啜諸婿考·····                           | 35  |
| 第五篇  | 阿史德與迴紇汗統·····                        | 43  |
| 第六篇  | 三十姓突厥考·····                          | 49  |
| 第七篇  | 瞰欲谷家世鉤沉·····                         | 59  |
| 第八篇  | 兩姓阿跌考·····                           | 81  |
| 第九篇  | 突厥十二姓考（一）·····                       | 99  |
| 第十篇  | 突厥十二姓考（二）·····                       | 111 |
| 第十一篇 | 突厥十二姓考（三）·····                       | 129 |
| 第十二篇 | 突厥十二姓考（四）·····                       | 149 |
| 附錄一  | 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對音評議···                  | 171 |
| 附錄二  | 漠北瀚海都督府時期的迴紇牙帳——<br>兼論漠北鐵勒居地的演變····· | 191 |
| 參考文獻 | ·····                                | 211 |

# 第一篇 薛延陀亡時迴紇首領易統探微

1. 隋唐之際，北邊有眾多鐵勒部落，迴紇為其中的一部，史載迴紇的第一任君長為時健俟斤。〔註1〕時健俟斤之子名菩薩，因智勇雙全得眾心而為父所逐。時健死後，部人迎回菩薩，立為首領。東突厥汗國末年，菩薩率部人與薛延陀共攻東突厥北邊，菩薩身將五千騎大破頡利手下十萬騎，「聲震北方」，此戰之後，局促漠南一隅的東突厥汗國在唐朝打擊下迅即敗亡，漠北興起薛延陀汗國，而菩薩也依附於薛延陀，並開始在土拉河一帶確立統治。〔註2〕其與薛延陀「相唇齒」，說明迴紇時健俟斤家族與薛延陀可汗家族有著非同尋常的親密關係；而菩薩新立「活頡利發」的稱號，在突厥官號體制之中，不但高於之前的「俟斤」，也較一般的「頡利發」為高。

〔註1〕《新唐書·回鶻傳》：「有時健俟斤者，眾始推為君長。」時健一詞，《新唐書·回鶻傳》、《通典》卷二〇〇、《太平寰宇記》卷一九九、《冊府元龜》卷九六七、《文獻通考》卷三四七作「時健」，《舊唐書·迴紇傳》與《唐會要》卷九八作「特健」，均指同一人。劉義棠認為此「時健」或為 SÜKUN, SÜKÜN（寧靜、安靜、平靜）之漢譯；佐口透則提到「有將時健之原語釋作 jegän（甥，或用作專名）的說法」。參見王若欽等編：《宋本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828頁；劉義棠：《漠北回鶻可汗世系、名號考》，《維吾爾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7年，第97～98頁；何星亮：《新疆民族傳統社會與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59頁；佐口透著，余大鈞譯：《〈新唐書·回鶻傳〉箋注》，《北方民族史與蒙古史譯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0頁。案 jegän 即 yigän / yegän，其漢文對音為「移健」，雖然意義有所關聯，讀音也部份近似，但與「時健」並不相同，參見本書第七篇《瞰欲谷家世鈎沉》第4節「《崔林碑》中的迴紇—薛延陀痕跡」。關於「時健」一詞的原文及語源，筆者另有新說，參見本書第七篇《瞰欲谷家世鈎沉》第5節「《闕利啜碑》與瞰欲谷」。

〔註2〕《新唐書·回鶻傳》：「繇是附薛延陀，相唇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

## 2. 《新唐書·回鶻傳》又記載：

突厥已亡，惟迴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強。菩薩死，其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並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乃以迴紇部爲瀚海，……白雷爲賓州；……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然私自號可汗，署官吏，壹似突厥，有外宰相六、內宰相三，又有都督、將軍、司馬之號。帝更詔時健俟斤它部爲祁連州，隸靈州都督，白雷它部爲居延州。

據此，吐迷度當爲迴紇第一位可汗，其所建汗國可稱之爲「迴紇第一汗國」。<sup>〔註3〕</sup>然而，菩薩與吐迷度是何關係？史無明文，將其處理爲父子關係並無直接證據。<sup>〔註4〕</sup>據本文第1節可知，時健俟斤家族與薛延陀可汗家族關係密切，「相唇齒」，但此處吐迷度竟於菩薩死後與諸部「攻薛延陀，殘之」，則其與時健俟斤家族之關係似有不和之嫌。又當薛延陀滅後、鐵勒歸唐分封之時，於吐迷度拜賜之後，特地提到兩「它部」的處置，太宗親自出面，爲「時健俟斤它部」另設祁連州，爲「白雷它部」另設居延州，此處或有隱情，考詳見後。關於太宗額外分封一事，《資治通鑑》卷一九八記載如下：

〔註3〕參見秦衛星：《關於漠北回鶻汗國早期歷史中的兩個問題》，《新疆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本書將貞觀末年迴紇首領吐迷度所建漠北汗國稱爲「迴紇第一汗國」，將天寶初年迴紇首領骨力裴羅所建漠北汗國稱爲「迴紇第二汗國」。關於迴紇在漠北先後兩次建國的情形，參見本書第七篇《瞰欲谷家世鉤沉》第7節。

〔註4〕一些學者認爲兩者是父子關係，國內學者如楊聖敏（《迴紇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7頁）、拓和提（《維吾爾歷史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33頁）等，國外學者如內亞史研究巨擘 Denis Sinor（D·西諾爾，又譯作丹尼斯·塞諾）在《中亞文明史》第四卷（上）中即主此說（見漢譯本第144頁：「菩薩死後，其子吐迷度稱可汗（Kaghan）」，英文版第191頁原文爲：「On P'u-sa's death his son T'u-mi-tu assumed the title of Kaghan; ……」可見漢譯並無錯誤）。當然，也有學者明確指出兩者並非父子關係，如范文瀾認爲：「菩薩創行酋長世襲制，但仍採公推形式。吐迷度與菩薩的關係不明，至少不是父子關係，繼位又全用公推制。新制度代替舊制度，是要經過反覆的。……菩薩死，吐迷度繼位。吐迷度與菩薩非父子關係，他的繼位出於推選，足見世襲制並不鞏固。」此外劉義棠也指出兩者關係「史無明文」。參見范文瀾：《中國通史》（第四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7、80頁；劉義棠：《漠北回鶻可汗世系、名號考》，《維吾爾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7年，第100頁；劉義棠：《迴紇可汗汗位繼承之研討》，《突回研究》，臺北：經世書局，1990年，第120頁。

（貞觀二十二年，648）戊申，上還宮。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聞鐵勒諸部皆服，二月，其俟利發失鉢屈阿棧入朝。……戊午，以結骨爲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棧爲右屯衛大將軍、堅昆都督，隸燕然都護。又以阿史德時健俟斤部落置祁連州，隸靈州都督。

此處提到的「阿史德時健俟斤部落」無疑即爲《新唐書》的「時健俟斤它部」，而《新唐書》中的「時健俟斤」當即菩薩之父、迴紇第一任君長。

〔註5〕據此可知，迴紇之時健俟斤家族屬阿史德部。

3. 關於吐迷度攻滅薛延陀一事，《新唐書·回鶻傳》復有如下記載：

多彌可汗以十餘騎遁去，依阿史那時健，俄爲迴紇所殺，盡屠其宗，眾五六萬奔西域。

而《資治通鑑》卷一九八則記作：

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迴紇攻而殺之，並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

由第2節可知，《資治通鑑》的「阿史德時健部落」當即迴紇的時健俟斤家族，薛延陀多彌可汗落難時前去投奔，說明兩者關係非同尋常，這正與第1節相符；然而與《新唐書》的對應記載相比照，迴紇的時健俟斤家族還有屬於阿史那部的可能，但《新唐書·回鶻傳》此處的「阿史那」實爲「阿史德」之訛誤，尤其結合祁連州設置的其它記載可進一步坐實。〔註6〕上述分析表明：迴紇首任君長所從出的時健俟斤家族出自阿史德部，而吐迷度及其後的迴紇首領則轉爲另一系統，這一轉變發生於薛延陀汗國覆亡之際。

4. 不難推想，當薛延陀多彌可汗落難來投時，時健俟斤家族的部人必全力護持之，吐迷度家族則與不滿薛延陀統治的鐵勒諸部共同攻滅之，是役之中，多彌可汗敗死，宗族被屠戮殆盡，與其「相唇齒」的時健俟斤家

〔註5〕岑仲勉已經注意到，《新唐書》卷二一七上《回鶻傳》中此處「時健俟斤它部」中的時健俟斤即《新唐書》卷二一七下《薛延陀傳》中的阿史那時健；而此阿史那時健也即是《資治通鑑》卷一九八中的阿史德時健。參見岑仲勉：《突厥集史》，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260頁；吳玉貴：《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80～281頁。

〔註6〕《唐會要》卷七三：「以阿史德特建俟斤部落置卑蘭、祁連二州。」此「特建」當即「時健」之訛寫形式，則應以「阿史德」爲正，參見尤煒祥：《兩唐書疑義考釋·新唐書卷》，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第355頁；段連勤：《隋唐時期的薛延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124頁。另可參見本書第七篇《噉欲谷家世鉤沉》第3.3節。

族可能也傷亡慘重，由此便可以理解嗣後太宗存亡繼絕之舉——為時健俟斤的餘部另設祁連州，為白靺的餘部另設居延州，前者顯然是為安撫前迴紇首領部落的餘眾，後者原因未詳，然聯繫到菩薩之母名為「烏羅渾」，白靺地與烏羅渾接，不排除其別部亦含有烏羅渾支系，則白靺別部的烏羅渾部頗有為迴紇時健俟斤部姻族之可能，由此太宗安撫白靺餘部之舉亦屬情理之中。尤須指出的是，對於薛延陀多彌可汗在滅於迴紇吐迷度之際前往投奔的阿史德時健部落，此前學者多未深究，一般都接受了胡三省在資治通鑑注解中提出的看法，即認為其是指漠南雲中一帶的突厥阿史德部，〔註 7〕但這一看法事實上很難經得起推敲，因為薛延陀汗國的統治中心在漠北土拉河流域，〔註 8〕與其「相唇齒」的迴紇時健—菩薩部落也位於土拉河一帶，〔註 9〕而突厥阿史德部則位於遠在千里之外的漠南，〔註 10〕那麼薛延陀多

〔註 7〕 胡三省注：「頡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於雲中，以阿史德為之長，眾稍盛」。參見段連勤：《隋唐時期的薛延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年，第 124 頁；楊聖敏：《迴紇史》，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58 頁；楊聖敏：《資治通鑑突厥迴紇史料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27～128 頁；吳玉貴：《突厥第二汗國漢文史料編年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第 206 頁；尤煒祥：《兩唐書疑義考釋·新唐書卷》，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年，第 354～355 頁。

〔註 8〕 在頡利可汗的突厥汗國被唐朝平定之後，薛延陀汗國將牙帳遷移到了都尉捷山北、獨邏河之南，案獨邏河即今土拉河，而此都尉捷山並不能與土拉河以西的鬱督軍山勘同；史載此舉為「東返故國」，充分表明薛延陀部落在西遷金山之前及東返建國之後的主要活動中心都位於鬱督軍山以東的土拉河流域一帶。參見小野川秀美：《鐵勒考》，《民族史譯文集》第 6 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歷史研究室資料組，1978 年；包文勝：《鐵勒歷史研究——以唐代漠北十五部為主》，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年，第 78～80 頁。

〔註 9〕 迴紇菩薩在擊敗東突厥欲谷設之後，便投附了夷男新建立的薛延陀汗國，並將牙帳建立在土拉河上，參見本文第 1 節。

〔註 10〕 突厥阿史德部的主體此時（646 年）位於唐朝統治之下，應分佈在黃河以南的勝州、夏州一帶，緣於貞觀十五年（641）唐朝所拜突厥俟利苾可汗阿史那思摩率領突厥降部主體渡河北上在定襄城建牙安置之後，不久即遭到漠北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夷男的進攻，部落皆散還河南。即使認為多彌可汗所投之阿史德部為胡三省注解中位於雲中城的分支部落，案雲中城在黃河以北，位於勝州榆林縣東北 40 里處，勝州距長安 1853 里，而薛延陀牙帳距長安 3300 里，考慮到道路的歧異與里程的誤差，則仍可推知從薛延陀牙帳到雲中城及勝州、夏州一帶的距離至少在 1000 里以上。參見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109～111 頁；湯開建：《唐李筌〈太白陰經·關塞四夷篇〉西北諸道部族地理考證》，《唐宋元間西北史地叢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第 69～79 頁。

彌可汗在逃亡求生的關鍵時刻舍近求遠、南越大磧的異常舉動就顯得極不合情理，並且漠南的突厥諸部已經投降唐朝十餘年，自立尚遙遙無期，又多次替唐朝北抗渡磧南侵的薛延陀軍隊，故也絕無可能在此時收留從前的死敵。時健俟斤餘部的這部份迴紇部眾應當是投降了渡磧北伐的唐軍，由此被排擠出吐迷度家族統治的迴紇汗國，甚而一度被唐人看作薛延陀餘部，〔註 11〕而這支迴紇—薛延陀餘眾的阿史德部在南遷投唐之後，與漠南安置的原東突厥阿史德部逐漸匯合，後來竟成為重返漠北復興突厥第二汗國的中堅力量。〔註 12〕

5. 與漢人記述有所不同，迴紇人自述的鄂爾渾盧尼文《磨延啜碑》中提到，迴紇聯盟內部分十姓迴紇與九姓烏古斯兩支，〔註 13〕然而傳統上前者居於統治地位，首領皆出自十姓迴紇。在突厥第二汗國覆滅之餘建立「迴紇第二汗國」的骨力裴羅家族，屬藥羅葛氏族，亦即《磨延啜碑》的撰述者，無疑是出自十姓迴紇之部，而此前稱汗的吐迷度家族與骨力裴羅家族的關係雖非嫡傳，然諸多證據表明，亦當同屬藥羅葛氏族，〔註 14〕而時健俟斤家族則出自阿史德氏族。由上述考證進而可推論，在迴紇從鐵勒諸部中強勢崛起的前期，的確發生過首領統系的變易，但其事並非發生於「迴紇第一汗國」與

〔註 11〕 劉義棠即曾發出對安置於祁連州的阿史德時健俟斤部落不知究為何部落之疑問，參見劉義棠：《新唐書回鶻傳考注》，《突回研究》，臺北：經世書局，1990 年，第 768 頁；關於薛延陀汗國滅亡之後餘部的去向，參見段連勤：《隋唐時期的薛延陀》，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 年，第 123～130 頁；艾克拜爾·吐尼亞孜：《淺析古代突厥文〈噉欲谷碑〉中出現的 türk sir bodun——兼論薛延陀汗國滅亡以後的薛延陀部落的歷史》，《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5 期。

〔註 12〕 參見本書第七篇《噉欲谷家世鉤沉》。

〔註 13〕 參見本文第 6 節。另可參見拉施特：《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年，第 240 頁，其中有關於畏兀兒人起源的傳說，其先分兩種：溫（aün）——畏兀兒與脫忽思（tūgūz）——畏兀兒，即十姓迴紇與九姓回鶻。

〔註 14〕 據《迴紇瓊墓誌》，迴紇瓊與磨延啜為堂兄弟關係，前者的曾祖父與祖父分別為卑栗（即新唐書中的比栗）與獨解支，後者的祖父為護輸，則獨解支與護輸為同輩族兄弟關係，兩人都是吐迷度曾孫，故而這兩個家族都屬藥羅葛氏；同時，由於承宗是獨解支之孫，則其當為護輸之族孫，據此，《新唐書·回鶻傳》關於護輸是承宗族子的記載是不準確的。參見濮仲遠：《瀚海都督伏帝難考論——迴紇瓊墓誌再探》，《陰山學刊》2015 年第 28 卷第 5 期；森安孝夫撰，白玉冬譯：《漠北回鶻汗國葛啜王子墓誌新研究》，《唐研究》第 21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

「迴紇第二汗國」之間(727年)的「甘涼之變」,〔註15〕其王統也並非從「十姓迴紇」支系轉變為「九姓烏護」支系,〔註16〕而是從阿史德系轉變為藥羅葛系,其時間則可繫於薛延陀汗國覆亡之際、「迴紇第一汗國」創建之時。

6.「十姓迴紇」(on uyğur)一稱,在鄂爾渾盧尼文碑銘之中,僅見於迴紇第二汗國初期的《磨延啜碑》北面第3行:〔註17〕

su ... nta qalmisı bodun on uyğur toquz oyuz üzä yüz yıl olurup s...  
a orqun ögüz o...

(在)留下……的人民,在十姓迴紇及九姓烏古斯之上,他們  
(外族)統治了百年……鄂爾渾河……〔註18〕

此句當指阿史那突厥對迴紇及九姓鐵勒的百年統治——從六世紀四十年代突厥崛興至七世紀四十年代突厥第一汗國與薛延陀汗國相繼滅亡及九姓鐵勒降唐止,〔註19〕而下一句「突厥可汗整整統治了五十年」則是指後

〔註15〕李樹輝:《迴紇的構成及其發展(下)——烏古斯和回鶻研究系列之四》,《喀什師範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

〔註16〕「九姓烏護」案即「九姓烏古斯」,作為突厥語 toquz oyuz 的漢文對音並不準確,「烏護」的中古漢語擬音與 oyuz 無法精確對應,以之用來代指 oyuz 部族是有疑問的,參見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敦煌學輯刊》1983年第0期。

〔註17〕最近白玉冬對鄂爾渾盧尼文《蘇吉碑》作了重新釋讀,認為第一行的 uyğur 之前還有 on 字樣,即該碑中也出現了「十姓回鶻」(on uyğur),並結合碑文同一行中出現的「藥羅葛汗」(yaylaqar qan)也見於西安新出土回鶻王子葛啜墓誌盧尼文誌文第4行的情況,同時綜合該碑的特殊語法、宗教信仰及字體等方面特點,提出《蘇吉碑》的鐫刻年代或與回鶻王子葛啜墓誌相近,該碑不應被視作黠戛斯統治漠北時期的碑文,而應為回鶻碑文,具體來說應為漠北迴紇第二汗國前期的碑文。參見白玉冬:《〈蘇吉碑〉紀年及其記錄的「十姓回鶻」》,《西域研究》2013年第3期。案此觀點極其新穎,雖不乏可疑之處,仍可備一說。

〔註18〕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94頁;轉寫據森安孝夫1999年之釋讀對明顯訛誤略有訂正,參見森安孝夫:《シネウス遺蹟・碑文 Site and Inscription of Šine-Ussu》,《モンゴル國現存遺蹟・碑文調查研究報告》,大阪:中央ユーラシア學研究會,1999年,第178頁。

〔註19〕哈密頓認為,是十姓迴紇在一百年間統治了九姓烏古斯,故而從該碑撰寫的760年左右上推百年,可知十姓迴紇在七世紀中葉便已存在,參見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續)》,《敦煌學輯刊》1984年第1期;白玉冬則認為,統治十姓迴紇與九姓烏古斯的主語不是外族,而是藥羅葛氏族,由此這一百年應從《磨延啜碑》中最早的紀年739年倒推,即應為639~739年,參見白玉冬:《〈蘇吉碑〉紀年及其記錄的「十姓回鶻」》,《西域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4頁。

突厥汗國即突厥第二汗國對迴紇及鐵勒的統治——從七世紀九十年代至八世紀四十年代。〔註 20〕上述兩句所敘皆為距漠北迴紇第二汗國創建不遠的史事，當不至有誤。據此，迴紇第二汗國的可汗當出自十姓迴紇，而其人民則屬於十姓迴紇及九姓烏古斯，兩者並非對立關係，而是分別對應於漢文史籍中的袁紇（迴紇）及九姓鐵勒。鄂爾渾突厥盧尼文碑銘中多次提到「烏古斯」及「九姓烏古斯」，後突厥的闕特勤和毗伽可汗曾分別在一年中與九姓烏古斯交戰五次和四次，並皆稱：「toquz oγuz māniγ bodunum ārti. 九姓烏古斯（本）是我的人民」。〔註 21〕據此，更結合漢文史料的記載，「Oγuz／烏古斯」可與漢籍的「鐵勒」一詞對應，「Toquz Oγuz／九姓烏古斯」則對應於漢籍的「九姓／九姓鐵勒／九姓突厥」。關於「九姓烏古斯與十姓迴紇」的詳細考證，可參見法國著名突厥學家哈密頓的大作《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註 22〕

〔註 20〕 克利亞什托爾內（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將此句釋讀作「突厥欽察人統治了五十年」，認為欽察是薛延陀的另一個名稱，這五十年即是指突厥與薛延陀聯合起來對漠北鐵勒實施統治的突厥第二汗國時期。森安孝夫和白玉冬則認為，此句應釋讀作「突厥可汗整整統治了五十年」，指的是突厥第一汗國在鄂爾渾河畔設置汗庭、統治蒙古高原五十年這一事實。依加漢（Б. Еженханұлы）基於克利亞什托爾內的釋讀，認為此欽察是指薛延陀，但不是突厥第二汗國時期的薛延陀，而是前突厥汗國時期作為高車餘部的薛延陀，該部在六世紀九十年代已經崛起，並將其對鐵勒諸部的統治一直延續到漠北薛延陀汗國滅亡的七世紀四十年代，故而共計有五十年之久。參見 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 Кипчаки в рунических памятниках // Turcologica, 1986. К восьмидесяти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ка А. Н. Кононова. Л.: Наука, 1986; 森安孝夫:《シネウス遺蹟・碑文 Site and Inscription of Šine-Ussu》,《モンゴル國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大阪:中央ユーラシア學研究會,1999年,第190~191頁;白玉冬:《〈希內烏蘇碑〉譯注》,《西域文史》第7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97頁;Б. Еженханұлы, Туцзюеши мен гаочэ: көне қытай жазбаларындағы қыпшақтар, Түркологиялық жинақ. – Астана:《Сарыарқа》баспа үйі, 2012, С. 308–331. 案後兩種新說各有薄弱之處，突厥第一汗國統治蒙古高原的時間遠不止五十年，且此句下面緊接迴紇骨力裴羅、磨延啜父子於739年醞釀起事反抗突厥第二汗國的記述，而突厥第一汗國亡於630年，薛延陀汗國亡於646年，與此處記事的年代明顯銜接不上。

〔註 21〕 見於《毗伽可汗碑》東面第二十九行，《闕特勤碑》北面第四行與此略同，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60頁及133頁。

〔註 22〕 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敦煌學輯刊》1983年第0期;《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續）》，《敦煌學輯刊》1984年第1期。

7. 據迴紇第二汗國初期的鄂爾渾盧尼文碑銘，《鐵爾痕碑》東面第3行：

〔註23〕

.....äčüm apam säkiz on yil olurmiš ötükän eli tägiräs eli ekinti  
orqun ögüzä

……我的祖先登位統治了八十年，在於都斤國家（el）及其周圍地區，在鄂爾渾河流域，我們的可汗第二次登了位。

《鐵茲碑》北面第5行：〔註24〕

..... (öŋ) rä tabyačqa bazlanmiš uyğur qayan on yil olurmiš yetmiš  
yil er (miš)

……從前，他們與唐朝（tabyač）和好。（之後），迴紇可汗登位統治了十年，（之後又統治了）七十年。

自七世紀四十年代吐迷度創立漠北迴紇第一汗國至八世紀二十年代承宗失位護輸北逃，其間正好約八十年，〔註25〕《鐵爾痕碑》其後提到「我們

〔註23〕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12頁。片山章雄1999年的釋讀在後半部份略有不同，但前半部份與耿世民是一致的，參見片山章雄：《タリят碑文 Tariat Inscription》，《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大阪：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1999年，第168～171頁。

〔註24〕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22頁；轉寫據大澤孝1999年的釋讀對明顯訛誤略有訂正，大澤孝對該行後半部份的釋讀略有不同，參見大澤孝：《テス碑文 Tes Inscription》，《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大阪：中央ユーラシア学研究会，1999年，第160～161頁。

〔註25〕 吐迷度於646年自稱可汗，建立漠北迴紇第一汗國，第四代首領獨解支南遷甘涼，對內或仍保有可汗名號（其孫迴紇瓊墓誌稱「家有可汗之貴」），至727年獨解支之孫承宗失位，族人護輸率部返回漠北，前後正好八十一年，這應當就是北返後護輸家族這一藥羅葛氏分支（亦即第二汗國的可汗家族）心目中迴紇第一汗國的持國時長。《鐵茲碑》中提到第一汗國建立之前（迴紇）曾與唐朝和好，這也相當符合吐迷度崛起之際的迴紇外交情境。按照迴紇瓊墓誌推算，護輸與獨解支同輩，則其直系祖先應為藥羅葛迴紇前三代首領吐迷度、婆潤與比粟之中的一人。參見秦衛星：《關於漠北回鶻汗國早期歷史中的兩個問題》，《新疆大學學報》1988年第3期；秦衛星：《論漠北回鶻汗國建立的年代問題》，《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2～13期，南京大學歷史系元史研究室，1990年；濮仲遠：《瀚海都督伏帝難考論——迴紇瓊墓誌再探》，《陰山學刊》2015年第28卷第5期；森安孝夫撰，白玉冬譯：《漠北回鶻汗國葛啜王子墓誌新研究》，《唐研究》第2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的可汗第二次登了位」當指護輸之子骨力裴羅建立漠北迴紇第二汗國的史事。〔註26〕則以藥羅葛迴紇人自身眼光視之，第二汗國與第一汗國乃一脈相承，俱出於十姓迴紇一系。

8. 據《魏書·高車傳》，高車有六種：狄、袁紇、斛律、解批、護骨、異奇斤，其中狄部已於五胡亂華後衰落，斛律則破於柔然後亡降北魏，故六種之中以袁紇、解批爲其強部，這也符合其後的發展。高車的袁紇、解批分別演變爲鐵勒的迴紇、契苾，〔註27〕同在隋唐時期活躍於世。先是契苾聯合金山強部薛延陀及其它鐵勒諸部，反叛前突厥的殘酷統治建立鐵勒汗國（或稱「契苾——薛延陀汗國」），莫何可汗契苾歌楞即契苾何力之祖父，也啞小可汗乙失鉢之孫夷男後趁西突厥動亂、東突厥衰弱之機東遷漠北，聯合迴紇菩薩大破東突厥，遂被唐太宗扶持冊立爲眞珠毗伽可汗，創建薛延陀汗國統治漠北垂二十年；然後夷男死，菩薩死，迴紇吐迷度率鐵勒諸部攻滅薛延陀，與契苾部俱來歸唐；後突厥復興，漠北鐵勒或降或逃，又是迴紇、契苾、思結與渾部一同南投涼州。由此可知，迴紇在鐵勒諸部中的領導地位由來已久，可上溯於高車時期，與解批—契苾代爲強部，數稱雄於漠北、西域，個中淵源極爲深遠。

9. 據拉施特《史集》關於畏兀兒人起源的傳說，其先分兩種：溫（aūn）—畏兀兒與脫忽思（tūgūz）—畏兀兒，即十姓迴紇與九姓回鶻，其中詳細列出了溫—畏兀兒所居十條河的全部名稱，而對脫忽思—畏兀兒所居九條河的名稱則未予記載，由此可見，畏兀兒內部居於領導地位者一向爲十姓部落，九姓則相對較爲次要。然後拉施特又敘述畏兀兒人君長的產生經過：

全體一致滿意地從諸部中最聰明的額必失里克（abīšl(i)k）部落選出一個名爲忙古臺（m(a)nkūtāi）的人，授以亦勒—亦勒迪必兒（aīl-aīlt(i)b(i)r）之號。〔他們〕還從兀思渾都兒（aūzq(u)nd(u)r）部落〔選出〕另一個具有〔良好〕品性的人，把他稱作古勒—亦兒勤（kūl-aīrkīn）；他們讓這兩個人作了〔全〕民族（j(u)mhūr）

〔註26〕另見於《磨延啜碑》北面第二行：「（在那裏迴紇可汗）第二次（建國）登位」，耿世民譯，收入林幹、高自厚：《迴紇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5頁。但其後來又將之改譯爲「他在於都斤（山林）及其附近之間（建國）登位」，參見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94頁。

〔註27〕參見段連勤：《丁零、高車與鐵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98頁。契苾之演變尚可參見馬馳：《鐵勒契苾部的盛衰與遷徙》，《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3期。

和諸部落的君主 (pādšāh)。他們的氏族〔兀魯黑〕統治了百年之久。〔註28〕

其中，成為亦勒—亦勒迪必兒的忙古臺出自額必失里克，另一良好品性的古勒—亦兒勤出自兀思渾都兒，兩者部名分別與十河名稱中的第一個和第四個相近和相同，據此，畏兀兒人最初的君長當出自十姓部落，而「亦勒迪必兒」(aīlt(i)b(i)r)與「亦兒勤」(aīrkīn)顯然分別是「頡利發」(eltābār)與「俟斤」(irkin)的對音，則此二人或正可與漢籍中迴紇初期的首領遙相對應。「亦勒—亦勒迪必兒」的原型疑即「胡祿俟利發」吐迷度，亦即「迴紇第一汗國」的創立者；「古勒—亦兒勤」的原型疑即「活頡利發」菩薩，「活」與「古勒(kūl)」相對應，意為「湖、海」，為突厥—迴紇首領常見的稱號前綴，菩薩之父時健的稱號正為「俟斤」，而菩薩在稱「活頡利發」之前的稱號應亦為繼承自時健的某某「俟斤」。〔註29〕由此可推測，吐迷度所建的「迴紇第一汗國」與骨力裴羅所建的「迴紇第二汗國」皆出自額必失里克部，亦即漢籍記載的藥羅葛部，〔註30〕該部長期居於領導地位，故至拉施特時代畏兀兒首領雖可能早已轉至他系，卻仍將其列在十姓第一位。〔註31〕而吐迷度稱汗前的首領時健俟斤家族，則出自兀思渾都兒部，〔註32〕緣有菩薩始興的功業，

〔註28〕拉施特：《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41頁。

〔註29〕關於迴紇菩薩稱號之討論，參見何星亮：《新疆民族傳統社會與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61～62頁；阿特伍德(Christopher P. Atwood)將「活頡利發」復原為 War-Hilitber，參見 Christopher P. Atwood, Some Early Inner Asian Terms Related to the Imperial Family and the Comitatus,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 56 (2012/2013), p. 54.

〔註30〕相關考證參見錢伯泉：《畏兀兒人的族源傳說研究》，《喀什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註31〕哈密頓將十條河流中第一條的名稱讀作 Iſg(i)l，認為其相當於 Izg(i)l，即九姓鐵勒部族中的奚結，參見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續)》，《敦煌學輯刊》1984年第1期。這一讀法來自貝書的版本(貝書譯作 Ишкуль)，參見拉施特：《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40頁。

〔註32〕哈密頓將十條河流中第四條的名稱讀作 Ōrq(u)nd(u)r，認為其可能相當於 (On-)Oghundur，即十姓 Oghur，也可能是 On-Orqun (十鄂爾渾河) 這一術語的訛變，參見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續)》，《敦煌學輯刊》1984年第1期。這一讀法也來自貝書的版本(貝書譯作 Уркандур)，參見拉施特：《史集》漢譯本第一卷第一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240頁。案這一讀法更加突出了該部與十姓的關聯，也暗示了其在十姓中原先的領導地位。

雖後遭排擠，仍以元老之尊位列第四，該部疑即漢文史料記載的迴紇阿史德部，其與突厥阿史德部之間或為同源關係，有可能時健俟斤部落本為突厥阿史德疏族的一支，因而也被歸入阿史德的名號之下。

10. 迴紇本部之內傳統上分為十姓，迴紇與其它鐵勒部落共同組成九姓部落聯盟，〔註 33〕然而在漢文材料中，十姓只用來指西突厥的十箭部落，迴紇始終是與九姓相關聯的；當迴紇本部強大之後，漢人惑於「九姓」之名，對其內部氏族只列其九（即所謂「迴紇內九族」），〔註 34〕其別一遺失之姓，或即時健一菩薩家族所屬的氏族，亦即前文考證的「阿史德／兀思渾都兒」部，漢人復惑於「阿史德」為突厥本部姓氏，未錄此姓；補之即為「十姓迴紇」。十姓迴紇（on uyyur）音譯即「袁紇」，是迴紇自稱，本為九姓鐵勒即九姓烏古斯之一部，復因其強盛居於主導地位，故而也常與後者並稱，其合稱則仍為九姓烏古斯；然而自從迴紇在漠北第二次稱汗建國，其它烏古斯部落遂與十姓迴紇逐漸融合，此後「十姓」之名不顯，多單稱「迴紇」，後漢譯名改稱「回鶻」，〔註 35〕乃更與「九姓」合稱「九姓回鶻」。〔註 36〕

基於上述論證可知，前期迴紇首領的易統，無論從時健系到吐迷度系，

〔註 33〕 哈密頓著，耿昇譯：《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敦煌學輯刊》1983 年第 0 期；《九姓烏古斯和十姓回鶻考（續）》，《敦煌學輯刊》1984 年第 1 期。

〔註 34〕 迴紇內九族或內九姓，是迴紇核心部落集團，據《舊唐書·迴紇傳》及《新唐書·回鶻傳》的記載，其名單包括藥羅葛、胡咄葛、咄羅勿（咄羅勿）、貊歌息訖、阿勿啗、葛薩、斛嗔素、藥勿葛、奚耶勿等九部，實際上是被前期迴紇可汗所從出的藥羅葛部較早征服的一些相對獨立的部族或者部族分支，藥羅葛部與這些早期歸服的諸部組成聯合體，再依靠其降服外九姓諸部，參見尚衍斌：《漠北回鶻汗國政治體制初探》，《西北民族研究》1995 年第 1 期；何星亮：《新疆民族傳統社會與文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第 51～52 頁。

〔註 35〕 迴紇改名為回鶻一事，劉美崧、宋肅瀛曾考證其時間不是《新唐書》、《資治通鑑》等記載的貞元四年（788）或《唐會要》、《冊府元龜》等記載的貞元五年（789），而應為《舊唐書》記載的元和四年（809），並將該事與迴紇汗統從藥羅葛氏變易為跌跌氏相聯繫，參見劉美崧：《迴紇更名回鶻考》，《江西師範學院學報》1980 年第 1 期；宋肅瀛：《迴紇改名「回鶻」的史籍與事實考》，《民族研究》1995 年第 6 期。2013 年在西安面世一方《回鶻葛啜王子墓誌》，墓主下葬於貞元十一年（795），其時唐朝官方對迴紇已改稱「回鶻」，這就意味著改名一事當在貞元年間，元和四年之說恐有誤，由此該事與迴紇汗統變易有關聯的論點也難再成立，參見張鐵山：《〈故回鶻葛啜王子墓誌〉之突厥如尼文考釋》，《西域研究》2013 年第 4 期，第 80 頁；羅新：《葛啜的家世》，《唐研究》第 19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 447 頁。

〔註 36〕 見於漠北迴紇第二汗國時期《九姓回鶻可汗碑》漢文部份。